

浙西
归舟
起
为楼

1986

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

对面将耸起高楼

——1986年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

余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

一九八七年九月

编 辑 凡 例

一、本集为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，定每年选编一册，以某篇作品的题目为集名。

二、本集以本市作者在地、市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和地、市以上艺术会演中演出、展览中展出与电台、电视台播出的作品为选编对象。

三、本集所选各类文艺作品的排列以作品体裁为序，即按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诗歌、理论、故事、民间传说、曲艺、剧本、歌曲、艺术摄影、美术的顺序排列，在同类体裁的作品中，以发表（演出、展出、播出）的时间先后为序。

(153) 照整集對中望琴 (事站同另) 千幾街留
(152) 照整集對光陰 文金 (事站同另) 山明四橋遊
(151) 照整集對千言 (事站同另) 歸草離
(150) 非 將 目 录 (有寓) 幽室為三榮
(149) 非 將 (有寓) 幽室為三榮
(148) 非 將 (有寓) 幽室為三榮

对面将耸起高楼(小说).....	蔡 康(1)
对峙的瞬间(微型小说).....	徐鸿来(12)
局长夫人(微型小说).....	朱玉君(14)
这,也是生活(小说).....	龚烈沸(18)
麻雀(小说).....	谢志强(24)
文物(小说).....	李学强(31)
空屋(小说).....	蔡 康(39)
孩子将如期出生(小说).....	蔡 康(49)
冷冻(小说).....	李学强(59)
我是——我!(儿童小说).....	李燕昌(78)
浪花(散文).....	华家乐(89)
笔(散文).....	陈加欣(91)
传感(报告文学).....	陈加欣(93)
“导演”厂长(报告文学).....	陈加欣(111)
他想干什么(记实文学).....	陈加欣(122)
陈布雷一家(传记文学).....	陈伟权(125)
发明女杰 雏凤清声(传记文学).....	陈伟权(132)
青年作家速写(诗).....	龚烈沸(139)
“野妈妈”形象小议(影评).....	黄承章(140)
青青学骑车(儿童故事).....	李燕昌(142)
丁小三智救大老李(儿童故事).....	李燕昌(146)
老师“告状”(儿童故事).....	李燕昌(150)

题诗教子（民间故事）	罗坚中搜集整理（153）
巡游四明山（民间故事）	金戈 剑光搜集整理（155）
编草鞋（民间故事）	言 午搜集整理（157）
第三次赛跑（寓言）	沈 燕（159）
沙场泪（八场姚剧）	黄韶 王兆梅（160）

对面将耸起高楼

蔡 康

(5)
(1)

除夕，鞭炮响了一夜。早晨，屋顶上象下了一场红雨似地落满炮仗的残骸，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。“我拿着一只杯子，去院子里刷牙。

昨晚，我也想去放炮仗，也想发财。但终于没放，五只早已买好的大炮仗一直睡在抽屉里。在我度过的二十四个新春中，大概这是最令人不快的一次。

父亲在院里浇花。那一盆盆被他视作珍宝的花，没有一盆是值钱的。养这样的花，真没脸见人。

对面的窗台下，也放着一盆盆的花。然而没有一盆不名贵。君子兰、茶梅、五针松……象在示威，也象在炫耀。

“算了，摆弄这样的花，还不如去种葱。”我朝院子中间吐出一口白沫。

父亲没吭声，象没听见，弯着腰，认真地往瓦盆和破脸盆上浇着水。

突，突，突。一辆桔红色的幸福牌摩托车从对面的屋子里推出来，停在院中。一条被牛仔裤绷得紧紧的大腿跨上了座垫，屁股上两块苹果形的铜牌，亮闪闪的，耀得人眼痛。

“丽丽，买一些好点的菜，今天县委书记要来。”屋子里

飞出破锣似的声音。又是示威。

“知道了。”两只穿紫红高跟靴的脚搁上了脚踏板。
得意什么！两千元国库券。我买两万，省委书记也会来。
突突突。

父亲愣在那里。

“哗！”我朝院子中间狠狠地吐出那口涮牙水。

(2)

年夜饭，本该是欢乐的，也确实是欢乐的。但母亲说：

“丽丽他们要盖三层楼的房子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和父亲同时直起了眼。只有小妹，还在津津有味地吃鸡肉。十八岁了，还象个小孩，或者说是装作一个小孩。

对面的两间平房换了三层楼，这让我们怎么活？冬天遮了阳光，夏天没了东风。还真亏他们想得出来。

“他们房子还不够？”明知故问。父亲难道忘了，他们只有一个女儿？

“两个人，住三层楼，不是变修了是什么？”母亲当了几年街道积极分子，唯一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什么叫变修。

“有了钱，不是能办到一切的。我们没同意，他们要是敢造，我们，我们上法院！”同学李雪芬的父亲，新近开了一爿律师事务所。

“是的，解决不了，我们上法院。”父亲最怕吵架，屁一点大的事也喜欢找组织，请示领导。我一说，正中他下怀。

“都怪你这老头子没本事。瞧人家，两年功夫就发了大财。”母亲只是一个劲地叹气。

父亲真是没本事吗？那还不如说没胆量。堂堂的无线电厂技术科长，论电器方面的技术，丽丽的父亲差远了。但他胆

小。丽丽的父亲因一级工资没加上，辞职去开电器修理门市部时，父亲替他担忧过，也去劝说过。现在，人家发了大财，女儿有了“幸福”，还要造三层楼，还要……

凭父亲的技术，想发财还是有机会的。上次，一个朋友的舅舅想请父亲一起办一个大型电器服务公司，父亲不加考虑就拒绝了。他说厂里要搞新产品了。那样子，好象少了他地球就不会转动了。放心，没你，无线电厂五百多人是不会喝西北风的。可对我们家来说，那就大不相同了。我们也有君子兰，茶梅，五针松的。我们也有“幸福”的。我们也会盖房子的……

但父亲拒绝了，拒绝了这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。他想要什么？他什么都要，但他胆小。

“依我看，随他们去造。平房、楼房同样生活，同样会度过一生。”小妹翘着油光光的嘴，唱歌似地说。

“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！”我说。

“有！”小妹站了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艺术！事业！”

艺术？事业？永恒？少女的幻想！我没再说什么，不值得跟小孩似的她多费口舌。

满桌的菜冷了。还没造起的三层楼的阴影笼罩着这一桌年夜饭。

(3)

吱啦，吱啦。

小妹又在练琴。快半年了，也没多少长进，一直都是吱啦吱啦，吵得人心烦。

“县委书记要去他们家。”父亲皱着眉头。

“外面早在说了，县委书记要给有贡献的个体户拜年。”母亲擦着一只旧灯罩。

“县委书记去了又怎么样！嗯？！”

一看父亲那蔫蔫的样子，我就想发火。忽然，我发现淡黄色的塑料灯罩上有一个洞，一个被香烟烧出的洞。

“这灯罩——”

“真是变修了，这么好的灯罩就扔了。”母亲还在擦。

“我们不是擦破烂的！”灯罩被我狠狠地掷到地上。我直想哭。

父亲一声不吭，站起来，慢慢往外走。

“你去哪？”母亲追了上去。

“买五针松。”父亲头也没回。

“五针松要一百元一盆呢！疯了，都疯了！”
吱啦，吱啦。象在奏哀乐。

“别拉了！又没死人！”我吼了一声。
淡黄色的灯罩静静地躺在地上。我想踩扁它，但终于下不了狠心，伸出去脚往回一勾，就让它留在床下吧。

这洞是我烧的。她说要我赔，我说以后赔一只乔其纱的。

“不许赖！”

“谁赖谁是小狗！”

“谁失信谁是小狗。”她合着双手，象在祈祷。
两年，短短的七百三十天，谁会料到是这样。现在，她一定换上乔其纱的了。

她是小狗，她不是人。（8）

小妹又开始拉琴。不过，调子换了，声音也轻得多。

那次上映一部外国片，我同她匆匆赶到电影院。票已售完，但门口一个摆瓜子摊的女人却捏着一大把。一张票搭三包瓜子。我想买，但她却拦住了我。

“我不想看电影了，我们去石桥散散步吧。”

不是不想看，是心痛那六包瓜子的冤枉钱。那天，虽没看电影，但我们却觉得比看了电影还满足。

裂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

又是看电影。不想让人知道的初恋大概都与漆黑的电影院有关。看完电影，我们拐进了冷饮店。我要了两杯冰牛奶和两块蛋糕。

“就这么一点？”她缩了一下鼻子，站了起来。一会儿，她回来了，买的冷饮堆了一桌。

“你在跟谁比阔？”

“说什么，吃吧。”她得意地笑笑。

“我吃不了！”我站起来，走了。不想回头去看，果然她追上了我。

“别生气。我有钱，高兴。”

“我没钱，不高兴！”

“别考你的研究生了，做工人考上研究生的有几个？我爹说了，让你去他店里上班，每月保证你收入一百元。”

“我不想去，也不想赚那钱。”

“那钱怎么了？一样是劳动所得。”

“钱，钱，你跟钱去好吧。”

“你——”她就这样跑了，再也没回头。

现在想想，有些后悔。当时要是我去了，或许就不会有现在这种事了，或许也发了大财。研究生，事业心，见鬼去吧。现在，相信这一套的只有小妹那样的傻瓜。

“哥，想什么？又在想心上人？”小妹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
“那人死了。”

“丽丽活着！”

(4)

“律师事务所”。那块铜牌子气魄大极了。跟这相比，那电器修理部算得了什么！

李雪芬的父亲原来在大学里教法律，后来被打成了右派。改正后，他不想再去大学教书，在这里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。

李雪芬见到我，先是一愣，接着跳过来，一把拉住我的手。

“你来找我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有女朋友了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那快进来，快进来！”

如果有女朋友就不能进来了？我在心里苦笑了一下。

一个带眼镜穿西装的人在那里毫无表情地听一个妇女哭诉。

“找我爸爸的人多极了，这人是闹离婚的。”李雪芬凑近我的耳朵说。

“我也想找你爸爸。”

“你不是找我？”她有些扫兴。

“找你，通过你找你爸爸。”我说。

“你也想闹离婚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

李雪芬大笑起来。那个妇女听见笑声吃惊地抬起头来。

终于轮到我了。我把事情简单地向他说了，他闭了一会眼睛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这件事我以为还是找他们协商好，因为只要离开三米，谁都可以把属于自己的私房翻成二楼或三楼，何况你们之间的距离不止三米。你们双方如果解决不了，那最好找对方的单位。”

单位？找鬼去吧！对方没有单位。我站起来，恭敬地说了一声谢谢，准备走。他递给我一张收据。两元五角，那大写的数字也象那铜牌，极有气魄。

“爸爸，这是我的朋友！”李雪芬叫了起来。

“我们是同学。”我掏出钱，他没收。李雪芬夺过我手中的收据，扔在桌上。

我们慢慢地走着，李雪芬的脸红红的，象要哭。毕业时，她给我塞过一张条子。

“你别见怪，我爸爸不知道。”

“没关系，本来是应该付钱的。”

“晚上去看电影好吗？”湿润的眼睛里充满期待。

丽丽活着，小妹这样说。

“下次吧，我来找你。”

我向前走去。忽然，我觉得李雪芬也不错。论钱，她多过丽丽，地位也高。虽然没丽丽漂亮，但漂亮值几个钱？

(5)

父亲已回来了，没买那五针松。一个半月的工资，他下不了这个狠心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两颗已有白发的脑袋凑到我跟前。小妹也停止了拉琴，歪着头，看着我。

“完了，律师说，三米外，翻造有自由。”沉默。静得可怕。

“你上次说的服务公司的事怎么样了？”父亲终于下了决心。

“正等你的决定。”我连忙说。莫非奇迹要出现了？

“能带上你待业的妹妹吗？”

“能！”我想起朋友的舅舅那副迁就的模样。

“我不去，不去！我不想发财，我要去考音乐学院！”小妹叫了起来。

“凭你这两下子，能考上音乐学院？”我朝她撇撇嘴。

“考上考不上我不管，但要去考。我的命运由我自己决定！”小妹拎起小提琴，大踏步地向外走去。

“她要去哪儿？”母亲又急了。

“不会出事的，让她去吧，以后她会明白的。”她毕竟还有十八岁，她还小。

“小妹不去，我去。三十六元工资，我厌了。”

“我去找厂长。”父亲的脸色有些可怕。

我站在窗前，看着院子对面，耸了耸肩。盖吧，三层楼。到时候，我们会盖四层楼的。

小妹不知什么时候又进来了，手里仍拎着形影不离的小提琴。

“丽丽说，晚上她在石桥等你。”

丽丽？

(6)

石桥上，立着一个苗条的姑娘。旁边，停着“幸福”。

“你找我？”我冷冷地说。

“我原以为你会来找我的。我一直等着，可你没来。”她低着头，象在对流水说。

“我敢来吗？我不想落到被你爹赶出门的地步。”自从那次我拒绝去修理部，她父亲再也没用正眼瞧过我。

“这是我们俩的事，不关我爹！”她一抬腿，一颗石子落进水里。树林里，一对小鸟飞了。

“我们俩有什么事？”我尽量把语气放得刻薄，我没忘记

那满桌的冷饮。“你是小狗！”她狠狠地叫了一声，又踢飞一块石子。树林里静悄悄，鸟儿早飞了。

“过去了的事情还说什么！就象那旧灯罩，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。”我装着轻松地笑了一下。

她忽然低下了头。

“那是我爹扔的。他说该换一只好一点的，又不是没钱。我跟他吵了一架。我去找过，没找到。”

小妹说对了？

“我不想住三楼。”我轻轻地说。

“随你住哪，我跟你。”

四臂交触。两年前，月亮下也曾留下这样一副影子。

“放心，我会让你住新房子的。”

“你骗人！”她嘟起嘴。

“看看吧，我也会成为万元户的。”

“你准备了两年，不考研究生了？”

“我准备跟爹去办电器服务公司。当然，要是早听了你，也许现在已发财了。不过，这次我下了决心。研究生，让傻瓜去考吧。”我挥了挥手，象要把无形中的那个傻瓜赶走。

“没想到你也变得这样庸俗！”一盆火似的脸，顷刻变成了一盆冰。

“庸俗？笑话！只准你们盖三层楼，不准人家发财？我决不想重演冷饮店的那一幕。”

“不错，我被钱迷住过。但我现在讨厌这一切。钱，钱，钱，人毕竟不能为了钱而生活。”

装什么清高呢？摩托车就在旁边。

“你现在有了‘幸福’是不会想到走路的艰辛的。到时

候，大不了我也说一句，我被钱迷住过。”

“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！论钱，比你会赚的人多得是！”

“别忘了，是你来找我的！”我大踏步地向前走去。过几天，是不是去约李雪芬看电影？

(7)

弄堂口，一群干部模样的人同我擦肩而过。拜年的？她父亲又该得意了。

“妈，县委书记来过了？”我朝对面努了努嘴。

“哪里，是你爹厂里的。厂长、书记、工会主席，来了一大帮，还以厂部的名义送了尔爹一盆五针松。”母亲一脸喜色，她忘了对面将要耸起的高楼？

桌上放着一盆五针松，看那枝杈，至少培植了十年，父亲围着桌子，慢慢踱着步。

事情好象有些不妙。

“爹，刚才我又去朋友舅舅家弯了一下，一切都说妥了。”

“我不去了。”父亲挺着胸，象个等待受勋的英雄。

“为什么！”

“厂长说，我搞的那个新产品就要上马了。厂里需要我，”

“可对面就要造三楼了！”得再一次提醒他。

“厂长说了，准备分给我们一个中套。”母亲插进来说。完了，完了，一盆五针松，全家都被收买了。

“我们不能为一盆五针松而放弃发财的机会。你们想想，厂里早不送，晚不送，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送？他们这是络笼人心！”

“住嘴！要发财你去！我决不辞职！”一直是蔫蔫的父亲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。喔，有过，那次我去他厂里，他正在

发火，面对坐满长长会议桌的厂领导和技术员，为了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。

他并不胆小。

希望破灭了。一切都破灭了。发财不容易，何况还有不想发财的人！

抽屉里，五个大红的炮仗还在。我一把抓起，狠狠地朝着窗外扔去。

“哥，我已报好名了。下个月音乐学院开考。”刚才的一切，小妹都听见了？

“去吧，抓紧时间练练，会有希望的。”我自己是不是也该试一下？准备了两年，说不定也有希望。

夜，静悄悄的，对面的屋子里亮着灯。明天，去买一只漂亮一点的乔其纱灯罩。

（原载《东海》一九八六年第二期，作者系市文化馆干部，省作协会员）

对峙的瞬间

徐 鸿 来

雨后初晴，街路上汪汪水潭。一个青年人骑着自行车急驰而过，车轮越过水潭，溅得泥水横飞。

“他妈的！送死去吗？停车！”一个穿毛料西装的青年，看看被沾上泥水的裤腿，怒不可遏，咆哮起来。

“卡”的一声，自行车一个急煞车，骑车的青年把车倒了回来，满面怒气，说：“你开口骂人！老子又不是有意的！”

“你给我擦干净！”

“你骂了我，叫我擦干净，没那么便当！”

“他妈的！你敢不擦，我就对你不客气！”说完，举起拳头在他面前晃了晃。

“嘿嘿！想打人？我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！”

一个是“英雄”，脸红脖子粗；另一个是“好汉”，怒目对峙着。瞬间即可大动干戈，戎马相见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挤在外圈。

“叔叔，大家别闹了，我来给你擦吧！”声音脆生生、甜滋滋，非常耳熟。

“你这位叔叔要是把车子骑得慢一点就好了。再说泥水溅到这位叔叔的身上，道个歉不也就没事了？”脆生生、甜滋滋的声音继续说。

我踮起脚尖，想看个究竟。只见出来解围的竟是个胸挂红领巾、左臂佩着三道红杠杠的稚气未脱的黄毛丫头，她正用手帕给毛料西装擦裤腿上的泥水——啊！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，这不是我的女儿芳芳吗？好家伙，这小丫头难道吃了豹子